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全球生命伦理学——梦想还是梦魇 [Global bioethics - dream or nightmare]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开普拜尔;单, 继刚
Publisher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7-11 07:36:15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84363

单继刚 译：全球生命伦理学 梦想还是梦魇？ 在第四届国际生命伦理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单继刚 译

国际生命伦理学学会主席阿拉斯特尔·开普拜尔 (A.V. Campbell)

导言

对于出席这次在东京召开的第四届国际生命伦理学大会开幕式的很多人来讲，好象有实现了一个梦想的感觉。国际生命伦理学学会和亚洲生命伦理学学会的共同努力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生命伦理学不仅仅是西方哲学的消遣，也是一个团结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共同解决现代医学和进展中的生命科学所遭遇的无数道德难题的学科。说到梦想，我们可能会想到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的著名演讲。在那篇演讲中，他期待、祈祷真正的种族联合和正义曙光在穷人身上的降临。在本次大会上，我们可能会和来自全球各地的与会者和发言者一起看到，在对义务、机会创造、医疗中道德力量的共识中，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如何融会在一起。

也许是这样。但，全球生命伦理学 真的是这样一个梦想的实现吗？它会不会是一场 同质最小分母伦理学 的梦魇？在诗歌《阿基里斯之盾》(The Shield of Achilles) 中，英格兰诗人奥登 (W. H. Auden) 重述了阿基里斯魔盾的传奇。在传奇中，古代文化的所有荣耀都集于这位守护疆土的人物一身。然而，在对冷酷无情的现代社会的影射中，奥登笔下的这张盾牌，击碎了丰富和崇高之梦，继之而来的是令人沮丧的无聊和顺从：

她从他的肩膀上眺看 / 去寻找橄榄树与葡萄藤蔓 / 其乐融融的大理石城 / 还有不羁大海上的
只只小船 / 但是在他亲自穿戴的闪耀光芒的盔甲上面 / 只映出荒凉一片 / 天空的颜色 / 象铅一般
灰暗

褐色而赤裸着的 / 是毫无特色的平原 / 没有绿草 / 没有人烟 / 无处可坐 / 无食可餐 / 就在这单调的背景之中 / 站立着无数条壮汉 / 千万双眼睛与千万双军靴 / 都排成一线 / 他们的脸上 / 表情漠然 / 只等一个手势 / 便奋勇向前 奥登《阿基里斯之盾》

现代科技创造出更多有效控制环境、经济乃至政治的方法的同时，我们将要走向这样的梦魇吗？我们正迅速地意识到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不再由政府（无论是不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控制，而是由全球交易的无名力量控制。我们对全世界道德伦理的关心可能恰好与这种控制转移形成共谋。梭利·贝内塔 (Solly Benatar) 发表在《医学伦理学杂志》上的一篇措辞严厉的特约社论《帝国主义、伦理学研究和全球健康》(1998, 24: 221-222) 谈到了这种新帝国主义：它打着关心全球健康的人道主义大旗，但实际上肯定会把绝大多数资助用到那些对富人有利的医疗研究中去，穷人只能从这些研究中获得微不足道的益处。全球生命伦理学 有正在变成一种俗世牧师吗？在这个新帝国主义的法庭上，全球生命伦理学 虚伪地向我们保证着一切正常，因为在评价科学发展时伦理学具有地位，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伦理学这枚许可印章那样能担保交易不受阻碍。正向一名公司老板所说，好的伦理学就是好的交易。

或许我夸大了这种危险，并且过高估计了生命伦理学对商业世界的重要性。但下列事实的确是真实的：由于生命伦理学的自由论倾向，它很少能对生物科技的利益构成威胁，例如，在反对某些当地人发展遗传学或者买卖象胎盘这样的人体材料时。如果它意外地起了作用，它就很快地被作为幼稚的和非理性的抛在一旁，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在欧洲最近的论辩中，

尽管有很多层面的重大的道德保留，主张活体组织个人所有的一方还是占了上风。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 (Alasdair MacIntyre) 在《美德之后》(After Virtue) 一书中描述的现象真的发生了吗？为了确保对最大限度的物质繁荣这一存在的联合力量的宽容，我们在做伦理学时就以放弃善来得到这种共享的合理性吗？如果是这样，那我认为生命伦理学不是美梦而是恶梦，我们从它身边逃开得越早越好。

宽容和多样性的限度

在对我们领域的阴暗面表示灰心之前，我们应先来看看导致这次第四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召开的整个事业是如何开始的。国际生命伦理学会 (IAB) 是在它的建立者 (特别是第一任主席彼得·辛格) 从反对阻挠伦理学观点进行自由辩论的经验中产生的。扼杀辩论的方法是阻止发言者与会，或者是在不同意见将要发表时粗暴地中断会议。国际学会章程明令禁止对各种伦理学言论进行审查。第四次国际会的目标是支持自由、公开、理性地对生命伦理学问题进行讨论，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之一是对那些讨论生命伦理学问题的自由受到限制和威胁的学者们提供支持。在某些国家，这些限制和威胁是很明显的，那儿的人们对宗教、社会和政治必须绝对顺从。在所谓的自由国家，威胁也依然存在，美国仍在上演极端反堕胎游说团的谋杀行为。在此背景下，国际生命伦理学学会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反对所有教条主义，我们欢迎各种伦理学观点和意见。作为一个组织，我们允许生命伦理学领域内所有持之有据的争论。我们只有一个真正符合道德的态度：所有观点的讨论必须是自由、公开、合理的。注意，这种态度也规定了我们宽容的限制。我们没有说所有的伦理学言论具有同样的正当性。我们不支持受到束缚的、封闭的以及不合逻辑的讨论。我们在一定的限度内宽容多样性，这些限度不仅包括反审查制度，也包括反教条，反宣传，反通过各种方式利用歪理的说服方法。

但是我们完全了解这些限制吗？我接下来要问：我们是否无意间忽视了在伦理学讨论中可超越限制的更狡猾的方法？我想指出，真正的自由就存在于我们鼓励多样性，抵制单一的、专横的生命伦理学。

理性主义的暴政

我把这一部分的题目定为理性主义的暴政是带有某种倾向性的。我认为，尽管德行伦理学 (virtue ethics)、女性主义生命伦理学和应用治疗的叙述伦理学 (narrative ethics) 有不平凡的开端，但是大部分的生命伦理学著作仍然以一直支配英美哲学的理性经验主义者们的的方法论假定为基础，这一点应格外引起注意。当然，在一些欧洲国家，也有从后结构主义角度研究健康和保健的优秀作品，但似乎很少发表在主流英文生命伦理学杂志上。更严重的是，在生命伦理学文献中，我们至今找不到或很难找到非西方世界的观点，无论是从完全不同的东方哲学的角度研究真理和逻辑问题所获得的洞见，还是从本土人类文化圈的角度研究自然环境所获得的体会。我承认有一些有趣的反例，如果我们仔细找的话，我是指非常努力地用心地去寻找。我们的自由、公开、合理的宗旨是由特别西方化的理性方式塑造的。这种方式在催产无所不能的科技时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但它决不是建立伦理学路标的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好的方式。采用这种方式的伦理学把不断的经济进步视为人类的目的并不是偶然的。

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得以一种批判的眼光来审视这样的假定，即我们知道什么是生命伦理争论中自由、公开和合逻辑。当然，在反审查制度和教条主义方面不存在任何误解，但是，更微妙的问题是：我们对于理性的认识是否停留在对是什么构成了人类力量进行的无力假想上面？例如，我们可能把源于个人利益的行动视为理性的，也可能把抛弃使我们成为唯一智慧动物的环境，包括我们的身体的行动视为理性的。如果对理性作如是理解，那么别人依据直觉得出利他主义是人类的核心本能，身体不是个人财产这样的结论，就被视为破坏了理性的规则。这些直觉被作为不理性的弃置一旁？是不是因为前一个结论破坏了经济学理论的基础，而后一个阻止了使生物材料隶属于市场控制的技术进程？某些形式的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可能通过坚持他们的未经证明的关于理性的假定妨碍自由讨论，我们至少应该对这种可能性不加限制，而不仅仅是允许伦理学辩论的中立和公开。

我们能期待什么？

全球生命伦理学 又如何？在相对短暂的历史中，现代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范围和复杂性有了明显的扩展。从质疑职业性的、占统治地位的医学伦理学开始，生命伦理学有了一个简单的、表面上的开端，现在已发展成一项为现代科技前沿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跨学科的事业。它取得了强劲的理论进展，不再只是根据普遍的伦理学原则组织辩论，本次大会的其他会议会涉及这个主题。另外一点也很明显，各种形式的功利主义在很多国家为公开辩论和政策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不怀疑现代生命伦理学这些决定性进展的说服性和启发性力量，但如果认为所有的进展都是为全球生命伦理学的出现作准备的，那我们就会处于危险的境地。为了做到真正的自由、公开、合逻辑，我们必须规避这种宣称包容一切的 帝国主义 的体系，它试图在单一生命伦理学方法的信徒们发明的一套范畴中弥合道德直觉间的根本差异。希望大家能更认真地听听我们这个领域内不同的和少数人的声音，通过提问那些使我们烦恼的问题的方式找寻更丰富的多样性。我们特别需要从被拒绝的 原始 文化中重新发现丧失的直觉。我承认，这些要求使得论辩更为困难，我们得到的可能只是一个文化混杂物，一个为了自己的文化对过去进行的肉麻吹捧，而不是丰富的多样性。宗教通常被作为某种王牌，抬出来阻止生命伦理学的争论。所有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我仍然认为我们必须共同从事生命伦理学的道路上更勇敢些。如果 全球的 这个词不是指把世界仅仅纳入一个哲学框架之中，它应该是有道德上的贡献的。

我以前曾指出，国际生命伦理学联合会章程的巨大美德就在于它强调了宽容除不宽容以外的一切。除此之外，我们需要第二个美德：在我们对理性的主张方面保持谦逊。我特别提醒大家在生命伦理学教学和研究中注意以下几点：

1 我们需要继续思考生命伦理学的方法，并鼓励各种各样的理论探讨。生命伦理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跨学科领域，我们并没有屈服于社会科学、法律和哲学研究生命伦理学问题带来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挑战来自于使用定性方法进行的研究。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病人对医疗的理解和经验。我们如何把这项工作同区分实证伦理研究和规范伦理研究的需要联系起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挑战来自于美德伦理学在当代伦理学论辩中的再度兴起。对道德力量特征的探寻真的不如制定行为规则的努力更重要吗？我不认为是这样。但是把美德伦理学作为单独的伦理学的方法会使我们陷入复杂的文化比较中，导致伦理学中的相对主义这种激烈形式。这些是全球伦理学面临的重要难题。我主张，保持我们的学科自由开放的方法不是草率解决这些难题，而是鼓励著作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2、我们需要进一步增强生命伦理学的社会政治意识，特别是加强它同治疗和健康前景这些全球性问题中的正义和非正义的联系。我的前任，丹 威克勒（Dan Wikler），在他的主席致辞中，对此竭力加以提倡，我非常认同他的观点。当然，他和我都不主张改变国际生命伦理学联合会章程而采取一种政治立场。政治忠诚是会员自己的事。我们必须做的是根据社会、政治对科学和医学发展的影响制定生命伦理学的议程。另外，我们需要开展一场对生命伦理学作品的 内部 批评，弄清楚什么是阐明和解决生命伦理学问题的方法的社会政治含义（遗传学领域可能会在这场批评中取得丰硕成果）。

3、最后，作为一名神学者和哲学家，我期望生命伦理学能广泛地寻找伦理理论的基础。我当然不提倡宗教对这门学科的某种接管，犹太 - 基督教传统也没有什么优先权。全球生命伦理学必须尊重世界范围内生命伦理学观点的整体多样性，不管是宗教的观点，还是非宗教的观点。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就论辩的 合理性 进行商谈，以找到我们的共同语言在哪。在宗教中，人们容易找到共同语言。由于宗教靠信仰支撑，我们可能轻易地就把某些宗教洞见作为无用之物整个抛弃了。我的态度是，忠诚（不一定是宗教的）是所有道德承诺的共同特征。通过倾听和尊重那些被忽视的对善的宗教领悟和文化领悟，我们可以互相学习。

我的演讲是从引用英格兰诗人的诗句开始的，为了表明我对自己的文化的忠诚，我要引用苏格兰诗人的诗句结束！这些诗句节录于爱德温 缪尔（Edwin Muir）的《一只脚踏进伊甸园》。诗作重写了古代希伯来人的失乐园主题，揭示了真正道德上的善是如何在生命中道德的不确定性中找到的。我觉得，生命伦理学需要这种对人类生存状况基本矛盾情感的洞

见，我们经常在这种矛盾情感中寻找虚假的乐园。愿人类在充满痛苦经历的现实中，在伊甸园之东，找到希望：

时间在时间的作品中倘佯 /没有什么能分开我俩 /谷物和野豌豆 /靠在一起生长 /安静的分界线上 /那株纹章草 /依偎着谷茎 /多可爱的景象
树根从伊甸园里裸露出来 /干净地就象天地初开时的模样 /时间带走了枯叶和果实 /把嫩叶烧成可怕和痛苦的形状 /撒落在冬日的路旁 /就在饥饿的土地和和焦黑的树上 /生长出伊甸园的无名之花 /盛开着悲哀也盛开着爱 /在黑色的田野中 /独自开放

爱德温 缪尔《一只脚踏进伊甸园》

同奥登描绘的令人沮丧的现代荒凉相反，我们需要在生命伦理学中共同寻找盛开在伊甸园的无名之花。

[注：阿拉斯特尔·开普拜尔 (Alastair V. Campbell) 第四届、第五届国际生命伦理学学会主席，英国 Bristol 大学医学伦理学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单继刚博士 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 王延光校)

/